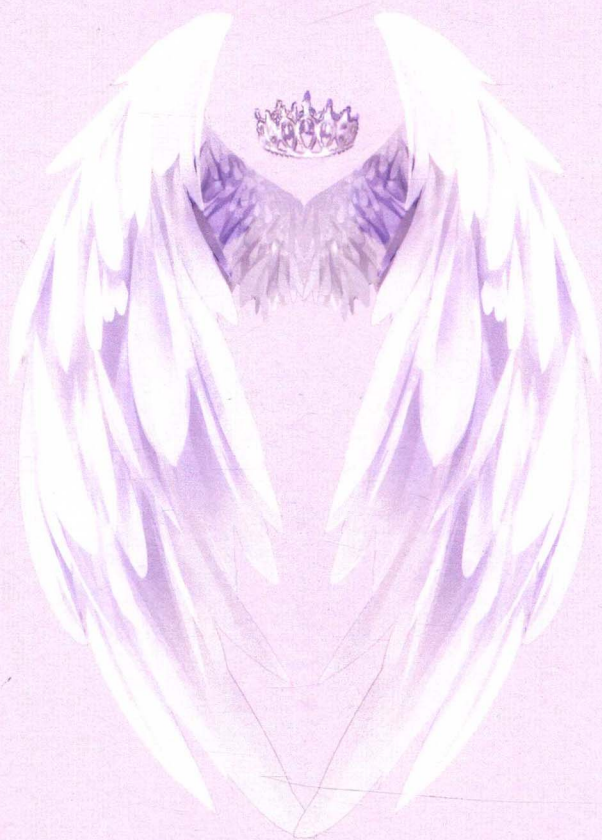


温柔的刃

黑果 / 作品



完美
终结

下册

“我希望阿尧多认识一些人，多经历一些事情，人生要有许多回忆才会变得充实和饱满。如果因为我，阿尧反而觉得不幸福，我会很难过呢。”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温柔的刃

张震 / 文



张震 / 文

“温柔的刃”是张震的笔名，也是他的代表作。张震的笔名“温柔的刃”寓意着温柔与力量的结合，体现了他的创作风格。

黑果
作品

温柔的刃

【完美终结】

[下册]

第十一章

左手或右手

【左手自由，右手婚戒。】

海浪汹涌澎湃的拍击声从阴暗的下方传来，一块块凸起的礁石或尖锐或圆润，密密麻麻地挤在下面，就像生长在一起的蘑菇。

她不知道要花费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让身体再一次跟自己妥协。

汉斯还紧紧地抓着墨谦人的脚，想要拉着他一起掉下去。沐如岚没有力气了，抓不住墨谦人，所以只能让他抓着她。

“没关系，手断了再接好就可以了，要拉住，一定要拉住！如森马上就会过来帮忙的，别放手……”她声音嘶哑，却依旧那样温柔。她的手往下伸着，想要让抓着下面一块凸出的石头的墨谦人抓住她的手。

她的手现在麻木无力，手指头僵硬得没法动弹，那双眼眸却坚定得仿佛有太阳在里面燃烧，灼目而温暖。

墨谦人看着沐如岚，抓着凸起的石头的手指骨森森地泛了出来。他不能去抓她的手，汉斯还在，沐如岚会被他拉下去的。

“没关系，我会坚持住的。掉下去也不一定会死，我不会死的，不要担心。”墨谦人淡淡地说道，微不可察的温柔夹杂在狂风骤雨之间。

“如果你掉下去，我就跟着跳下去哦！”沐如岚没有收回手，看着墨谦人微笑着说道，“我们一起看看会不会死。”

墨谦人怔住，看着沐如岚，发现她是说真的。

汉斯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手紧紧地抓着墨谦人，目光却死死地盯着沐如岚。他听到两人的话，胸口剧烈起伏着，眼中就像被巨大的搅拌器搅拌出旋涡的湖，几秒后，又缓缓地平复下来……

雨渐渐变小了。

“真好啊……”一声叹息，又轻又温柔，汉斯唇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慢慢放开了抓着墨谦人的手。他张开双臂，缓缓下沉，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变成了慢镜头。他黑色的发丝往上飘起，张开的双臂如同展开的翅膀，弯成月牙的漂亮眼眸前所未有地平静，眸中倒映着上面的那两个人。他消失在那一片黑暗与汹涌的海浪之中。

汉斯的突然松手让墨谦人怔了下，他低头，却只能看到悬崖下汹涌着击打石壁的海浪，以及密密麻麻的礁石。

沐如森反应过来后，连忙跑过来帮忙。他还在发烧，浑身无力，没办法把墨谦人拉上来。好在为了白莫离，白帝国的人很快找了过来。

巨大的水珠渐渐变成稀稀疏疏的雨，然后变成了蒙蒙细雨，浓厚的阴云似乎也变得稀薄了一些。

教会的人该杀的都杀了、该制伏的也制伏了，隐藏在这座岛屿中心最低处的楼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得破败萧条起来。

医疗室内，白莫离的抢救正在进行。

沐如岚已经换上了干燥的衣服，很疲惫地躺在离抢救白莫离的手术台不远的病床上，有人正帮她处理双手上的伤。她的一双手缠满了白色绷带，连一片指甲都没露在外面。鲜红的血液从她的血管里抽出，染红了透明的输血管，穿过装置，缓缓地输入白莫离体内，就像上一次白莫离把血捐给她的场景。

好像是她把他曾经给她的血还给了他。

白莫离侧着头看她，好像还处于昏迷与清醒之间，视线蒙蒙眈眈的，只觉得头上的灯光十分晃眼，少女的侧脸被光照得看不清。那缓缓流进他体内的猩红，就像在他原本的生命中加了重量一般，沉得叫他不得不疲惫地闭上了眼眸。

一直被噩梦困扰的沐如霖也被从石洞里找了出来，跟沐如森一样换了干净的衣服，然后打针吃药——沐如岚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们从窗户里弄出来，藏到一个大大小小的石块堆成的石洞里。所幸他们只是发烧，没有大碍。

不管是白帝国的人还是其他被牵扯进来的人，都需要在这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墨谦人很不愿意穿白帝国从教会仓库的那些集装箱里翻出来的衣服，只是这种

情况下也无可奈何。他的腹部有很大一片瘀青，那是被汉斯踢的，倒也没什么大碍。

依旧是底楼，尸体被扔到外面以后，这里便成了所有人聚集的地方。

“西泽呢？”墨谦人走进来，目光扫过四周，最后落向正在吃泡面的孟汉森身上。

孟汉森正咻咻地把面吸进嘴里，听到墨谦人的话回答：“走了。”
确切地说，是跑了。

大概没有一个犯人出狱后还想再回去科恩的。西泽知道墨谦人在这里，自然是玩够了就跑，他会躲到天涯海角，不会再回科恩。

墨谦人沉默地看了孟汉森一会儿，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又走了出去。手术大概要结束了，他得去找点有营养的东西给沐如岚吃。

黑豹奇怪地看了墨谦人一眼，然后看向孟汉森，把脑袋微微凑过去：“你怎么不跑？”

“科恩，很好。”孟汉森漫不经心地说道。

他这句话似乎隐藏着其他更深的意义。

黑豹觉得更奇怪了，哪有犯人会觉得监狱好的？果然是个变态，思想就是让人难以理解。

小雨依旧在下，天空已经不再电闪雷鸣，却依旧暗沉不见半丝月光，一切都那样静。

现在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沐如岚被推出来的时候几乎睡着了，她感觉到有只微凉的手伸过来抚摸着她的额头，夹杂着让她着迷的淡薄荷香。

她微微睁开眼眸，还未看清人影，便已经勾起了唇角。她微微抬起裹着绷带的手，然后被轻轻地握住了。

“晚安。”沐如岚轻轻地说道，又闭上了眼睛。

“不可以，先吃点东西再睡。”墨谦人把她轻轻地扶了起来，坐在床边，让她软绵绵的身子靠在自己怀里，把桌前的食物拉过来，“张嘴。”

沐如岚听话地勉强喝了几口粥，然后沉沉睡去。

墨谦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瞳孔中倒映着她的身影。她看起来纤细又脆弱，在灯光下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这样一个人，却每次都爆发出烟花般的灿烂，美得惊心动魄。

过了好一会儿，椅子前滑，他掀开被子的一角，露出沐如岚的腿。他把她的裤脚往上推，露出她白皙纤细的小腿。不需要触碰，他也能感觉到那肌肉有多僵硬酸痛，

明天沐如岚醒来后要是走得了路就怪了。

墨谦人沉默地看了一会儿，伸出手轻轻地给她按摩。他的手法很专业，只是有些僵硬——他从没有为任何人提供过这项服务。

艾维站在门口，手上还拿着给墨谦人的药剂。艾维看着墨谦人，不死心地想要用他的身体做实验。最后艾维耸了耸肩转身走了，算了，也不一定非要用他的身体做实验，找个机会让他给点血也可以，重点是细胞。

黑色笼罩着一切，喧嚣的战争过后，只剩下疲劳和几近空虚的宁静。

厚重的云层被第一缕艳红灿烂的阳光撕裂，湿答答的地面闪闪发亮，一切仿佛被再次赋予了生机，像新生一样美妙动人。

艾维站在悬崖边，身后是一片黄灿灿的胡杨林。没有了昨晚的潮湿腐烂，大雨过后的清晨，胡杨林显得极富生机。

海浪依旧不停地拍打着礁石、岩壁，他双手插在裤兜里，深邃的蓝眸中倒映着海面。

“呵……”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从口中逸出，艾维转身，沿着岛的边缘慢慢走动。

似乎连凉凉的风都显得温柔可爱起来。

他感觉如同在水中往下沉着、沉着，却那样平静，在最后一刻感觉到了灵魂最深处已经腐烂化脓的伤痕，被治愈了吗？

阳光似乎终于打败了乌云，被撕裂的乌云越来越多，终于分崩离析，整个大地灿烂起来……

临近中午，在深更半夜才进入睡眠状态的人们醒了过来。

墨谦人趴在沐如岚的床边，一只手还握着她缠着绷带的手。

沐如森站在房门口。他的脚步声明明很轻，却在靠近的那一刻惊醒了墨谦人。

墨谦人睁开眼，坐起身子，看到沐如森，揉了揉眉心：“有事？”

沐如森神色复杂，眸中倒映着依旧沉沉睡着的少女身影，拳头紧紧地攥了起来。他看向墨谦人，眼神灼灼，仿佛有一团火焰在燃烧。

墨谦人看了他几秒，站起身走出去，轻轻带上房门，站在安静的走廊里：“说吧。”

“姐姐很喜欢你！”少年还穿着病服，脸色看起来已经好了不少，烧大概已经退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精神好得很，底气也是一如既往地足。他的脾气就是这样，冲动任性，还有一点理所当然的自信，是个幼稚的、被宠坏的家伙。

“所以呢？”墨谦人神色依旧淡漠，这孩子想说什么，他已经猜出个大概。

沐如霖脸色涨得通红，似乎憋着什么东西说不出口，好一会儿才顺利地吼出来：“如果你敢对不起她，我就杀了你！”说罢也不等墨谦人说什么，就像在跟自己置气似的，跺了一下脚，然后大步走了。

少年拐了个弯，脚步渐渐慢了下来，步子越来越小，然后停下。

他垂着脑袋，刘海儿在眼前投下一片阴影，胸口仿佛没了起伏，就像灵魂被抽走了一样，攥起的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任性的家伙，从小到大一直如此。他喜欢被姐姐无奈却宠溺地摸脑袋的感觉，他知道只要不踩到她的底线，她就会一直包容、放纵他。他是被宠坏的孩子，被沐如岚宠坏的孩子，他一直都知道。

被宠坏的孩子很幼稚，做事也从来不会像他的双胞胎弟弟一样想到各种后果和可能，发现自己对姐姐的感情不是弟弟对姐姐的那种感情时，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这是被社会和道德禁止的。

他想要跟她在一起，为了她努力变得强大。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就可以把她从别人身边抢回来，而之所以会这么理所当然，是因为他一直都忘记了他心爱的姐姐的那份感情。

“如果你掉下去，我就跟着跳下去……”

他就在离她那么近的地方，听到她说出这句话时，脑子里蓦地一片空白，天空响起的雷声仿佛把他的心脏都震疼了。

似乎在那一刻他才终于发现，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谁把沐如岚抢走，抢回来就可以了”那样简单。

他心爱的姐姐爱着那个男人，爱到可以跟那个男人一起去死，而他竟然一直想着拆散他们，真是自私到连他自己都觉得恶心……

好一会儿后，身后有脚步声传来，他若无其事地迈开步子向房间走去。

沐如霖似乎一直在做噩梦，睡得极不安稳，头上不停地冒着冷汗。沐如霖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走过去喊他。他还有点低烧，可能是没休息好。

“不要！”沐如霖猛地睁开眼，呼吸急促，胸口剧烈起伏着，眼里还装着满满的恐惧和悲伤。

“你怎么了？”沐如霖眉头微微拧起，拿过床头桌上的水递给他。

沐如霖左右看了看，发现自己是在做噩梦，接过水狠狠灌了几口：“白帝国赢了？姐呢？”

“在休息。”沐如霖坐到床边，没了声音。

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个少年都没有再说话，他们沉默着，隐隐地有什么在默契地发

生着变化。

中午吃过饭后，天气不错，众人整装准备离开这里。好几艘大船，除了被西泽开走的一艘中型快艇和烂掉的两艘，足够把所有人都带回大陆。

沐如岚看到面如死灰的秦冷月，还有看起来隐隐有些开心的罗静。

船只和海面上缓缓前行，这个时候阳光很温暖了，空气经过昨天大雨的冲刷，十分清新。

沐如岚坐在甲板的沙滩椅上晒太阳，腿上盖着毛毯。她轻轻闭着眼，暖融融的阳光将她包裹着，她看起来那样纤细、温柔，就像被保护得很好的娇嫩花朵。如果不是她的双手还包裹着绷带，连一片指甲都没有露在外面，他们都要以为那个和变态周旋、用智慧和勇气救出弟弟的女孩是自己臆想出来的。

沐如岚又一次让白帝国的人刮目相看，连黑豹都隐隐对她尊敬起来。

身边忽地多了一道身影，沐如岚侧头看了眼，是里面穿着白衬衫、外面披着件西装外套的白莫离。她微笑：“下午好。”

白莫离看着沐如岚，没说话。

身后立刻有属下搬了把沙滩椅放在沐如岚的椅子边上，还细心地铺上一层厚毯子。

白莫离本应该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不过那真不是白莫离的风格，在他看来，不过是小伤罢了，还在床上躺着，未免太娇气了。

海风阵阵，远方隐隐能看到海鸥飞翔的影子。

这似乎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只是，这么坐着才发现，他们似乎无话可说。

“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意外地，沐如岚先开口了。

“说。”

“被亲人在背后捅一刀的感觉，怎么样呢？”沐如岚看向白莫离，笑容依旧柔和温暖。怎么办呢？突然发现自己不是柯婉晴和沐震阳的孩子，被亲人在背后捅刀子的感觉，她似乎有些遗忘了，只记得很痛很痛。

“你认为她是我妹妹？”

“我可不这样认为。堂堂白帝国总裁，会连是不是自己的亲人这种事都被蒙蔽吗？至少在血缘上不会。”就像柯昌煌不可能不知道她不是沐家的孩子一样，白莫离怎么会不知道罗静是不是他妹妹呢？

“呵……”白莫离看了沐如岚一会儿，轻笑出声，一向冷酷逼人的气势，似乎也在这一瞬间温和了些，像融化了冰山一角般。

是的，罗静是他妹妹，这件事连管家都不知道。管家以为DNA鉴定是假的，却不知道白莫离对他早已有了疑心，除了那三份作假的鉴定报告外，还有一份由隼风亲自做的鉴定报告，罗静确实是他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是白离末的异卵双胞胎姐姐。

所以，在罗静捅了他一刀后，他才会在那一瞬间露出复杂的神情。他发现，哦，原来被亲人在背后捅刀子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啊……

白雪，白素情的母亲、白莫离的养母、白莫离的养父的妻子。那个女人发现自己命不久矣时，其实想跟他坦白一切的，想告诉白莫离他妹妹还活着，生活在某座小镇。他们出车祸的时候，她因为尚存的那份善良，把那个孩子送去了医院。后来白莫离出现，为了控制他，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那时已经被收养的罗静。只可惜，她还未把事情写清楚、还未忏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就归天了。

管家不知道这一切，他还以为罗静是因为长得像白莫离才被当成棋子。他以为自己是赢家，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是失败者。

沐如岚看到白莫离笑，疑惑地歪了下脑袋。是因为相处不够久，所以感觉并不强烈吗？

“你现在知道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又是什么感觉？”白莫离反问。

“很好啊。”

“确实很好。”白莫离意味不明地说道。

他扭过头看着天空，鹰一般锐利的眼眸微微眯起：“十七年前，沐震阳和柯婉晴的车子撞上了我父母乘坐的车子。我父亲死在了车上，一个妹妹严重烧伤，另一个我们还以为死了跟我父亲一起火化了。而沐震阳和柯婉晴以及他们的孩子却毫发无损，也没有受到制裁，只如打发乞丐似的给了几万块钱。

“我母亲因为丧女、丧夫之痛，身体一直不好。没想到几年后，柯婉晴又醉酒驾驶撞死了接我妹妹回家的我母亲。那次有监控、有人证，柯婉晴本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却借着你的名号向柯家求助，由柯家出手摆平了一切。

“我跟我妹妹相依为命，我设计让我养父把我收为养子，就是为了得到力量和权势报复你们。也许是孽缘，我妹妹后来被发现患有白血病，是隔代遗传，需要移植骨髓，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我求养父帮忙，他在势力范围内的医院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的，只可惜被拒绝了，无论怎么请求都没用。”

沐如岚看着他，好一会儿缓缓出声：“那个人，是我？”

“没错。”

一只海鸥落在船头的围栏上，空气中出现了一瞬间的沉寂。

“抱歉。”好一会儿，沐如岚才轻声说道。

“错不在你。”是他偏激了，先不说沐如岚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就算她知道又如何？当时沐如岚也只是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本就不适合捐赠骨髓，是他在强人所难。能救他唯一的妹妹的是害死他父母的人的孩子，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应该同意，因为她要赎罪，因为这是她欠他的。当时乃至不久前，他还一直存有这样的想法。

沐如岚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奇怪地问道：“是谁拒绝你的？”她那时并没有听柯婉晴和沐震阳提起过捐赠骨髓的事。

“白雪。”当时就是她主动出面跟柯婉晴说这事的，结果她回来后告诉他，对方不愿意，怎么都不愿意。

沐如岚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假设当时车祸现场有三个婴儿，一个是柯婉晴的孩子，两个是白莫离的妹妹，车祸发生导致三个孩子发生意外，罗静被白雪捡走，白离未还在，而柯婉晴的孩子不见了踪影被沐如岚取代了，那跟白莫离的父亲一起火化的其实是柯婉晴和沐震阳的孩子吗？

……不对！这样的话，她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她为什么会成了柯婉晴和沐震阳的孩子，他们却全然不知？很奇怪……但是哪里奇怪，沐如岚又一时想不通……

也许重点在那位白雪身上，只是她已经死了。

算了，沐如岚对这种事也不怎么好奇，反正知道她是柯家的孩子就对了，只是柯家的孩子。

事情算是说清楚了，沐如岚和白莫离似乎也没了恩怨。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傍晚的时候，船只终于到达了YDL国海岸。

一下船，便听到那边传来尖叫声，沐如岚侧头看去，就看到秦冷月尖叫着想要逃跑，很快又被抓了回来。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有什么资格限制我的自由！凭什么把我送到别的男人身边？放开我！”秦冷月疯狂地喊着。

没有人理会她，众人走向等候多时的飞机。

没想到，秦冷月竟然真的挣开了抓着她的人，冲向白莫离：“我求你！我求求你！我会从你的世界里消失，放过我吧！看在我曾经救过你一命的分儿上，我求求你了！”

所有人的脚步都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路被挡住了。

白莫离冷酷锐利的眼眸看着秦冷月，手上多出一把枪，在秦冷月瞪大的眼中，黑洞洞的枪口抵上她的额头：“死，或者听话，选一个。”

秦冷月脸色瞬间惨白，咬着唇，看着那双冷酷至极的眸子，不敢再说话。

秦冷月很快被拉开，那些处在她遥不可及的位置上的人一个个走上飞机。她忽地

对上一双黑色的、如同琉璃一样的眼眸。沐如岚被簇拥着上了飞机，就像被行星围绕的太阳。

嫉妒像魔鬼，怨恨如毒蛊，秦冷月觉得灵魂都要被灼烧得发出惨叫了。

比起秦冷月，罗静就听话多了。她知道自己不会被杀掉，只是被送回她以前生活的小镇而已。她捅了白莫离一刀，又是个冒牌货，竟然还能活着，这已经太出乎她的意料了。虽然觉得不能继续在那种繁华的世界里生活很可惜，但那一切本来就不是她的，比起秦冷月，她简直太幸福了！

怀着这种想法，罗静一下飞机便回了那座偏远的小镇，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养父母的家中。两位老人看到罗静突然回来，惊讶不已，问清了事情后，更是震惊万分。

“你在胡说什么？谁告诉你你是冒牌货的？”养母大叫一声，难以置信又愤怒到了极点。

罗静怔了下：“我本来就是冒牌货啊……”

“胡说八道！你是名副其实的千金大小姐、公主殿下，你不是冒牌货！你的脑子哪里去了？你竟然听信别人的话去杀自己的亲生哥哥！你以为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活着被送回来是因为什么？如果你不是他妹妹，你还能活着吗？愚蠢！”

罗静惊呆了，呼吸有些急促起来，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飞快，咽喉艰难地上下移动着。她突然想起在岛上时雪可看到她露出开心的神情时的嘲笑，突然想起白莫离那复杂的眼神，突然想起那让她沉迷的上层世界……

原来她不是冒牌货，而是真的公主！上帝啊！

罗静几乎要僵硬地笑出来。

那边她的养父母接到了一个电话，脸色骤变。电话是白帝国那边打来的，告诉他们，罗静从此跟白帝国毫无瓜葛，是生是死都与白帝国无关，如果他们敢打着白帝国的旗号做点什么的话，后果自负。

因为墨谦人不得不回科恩处理一些事，沐如岚被安置在了白帝国总部，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孟汉森竟然要跟墨谦人回科恩。于是，墨谦人带着孟汉森回了科恩。

施密特在前面开车，时不时往后视镜瞄一眼，看到跟墨谦人坐在一起的孟汉森，有些纠结。他当FBI探员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乖、自愿回到监狱的犯人，真是太奇怪了！说起来，这个孟汉森似乎一直都很奇怪。

墨谦人交叠着双腿，腿上放着文件。

孟汉森坐在他边上，难得地没有昏昏欲睡。他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眼神有点放空，像是在发呆，又像是透过眼前的一切看到更久远的东西。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起诉。”墨谦人看着腿上的文件，没有抬头，仿佛随意地说了一声。

墨谦人知道，孟汉森其实本不该到科恩来的，他的罪不足以让他被关在没有丝毫人道可言的科恩精神病院。在其他监狱，一星期至少还有一次放风时间，犯人还能见见阳光，出门走动走动，还有其他活动，可在科恩，这些是完全不存在的，犯人永远只能生活在一个小小的牢笼里，正常人在那种地方待上几天都会被逼疯。

孟汉森只是个有轻微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他仅有的两个罪责，大概就是入侵M国国家安全局网络系统和包庇罪。

惨无人道杀害那些女孩的其实是孟汉森的姐姐，他姐姐才是真正的凶手。他姐姐是好莱坞巨星，由于两人的姐弟关系一直对外保密，没人知道孟汉森和那位当红巨星的关系，他姐姐在杀害那些女孩后就精神错乱自杀了。

孟汉森为了保全自己姐姐的名誉，顶替了所有罪责。那位明星最后被判定为患了抑郁症自杀，辉煌依旧。她的电影、她的歌曲依旧全是经典，人们铭记着她，记着那个漂亮、性感又干净明媚的，被称为“第二个奥黛丽·赫本”的奥斯卡影后。

孟汉森很爱他姐姐，她给了他想要的一切，自己却承受着所有的压力，最终导致精神不正常。他不愿意看到她所有的努力都因为这个污点而被人们忘记，只剩下臭骂和厌恶。

这大概就是孟汉森会帮沐如岚的原因，他在沐如岚身上看到了他姐姐的影子。

孟汉森看向墨谦人，随后又看向窗外：“不。”

从他踏进监狱那一刻起，就没想过要出去。人们会铭记着他姐姐，如果他洗清罪名了，那么他坐的这几年牢又有什么意义？人们不会因为他姐姐的死亡而原谅她犯下的那些过错，只会因为她是名人而加倍臭骂和侮辱她。

不管她曾经做过什么，都是他的姐姐，是即使伤害全世界的人也不会伤害他的姐姐！他会保护她的。

施密特不明白为什么墨谦人会说孟汉森可以起诉，在科恩精神病院的犯人，根本不可能有人起诉成功，因为他们犯下的罪太过臭名昭著，根本不可原谅。

这个答案在意料之中，墨谦人翻过一页，继续低头看文件，一路沉默。

汹涌的激浪过后，只剩下一片平静。

沐如岚和白帝国的关系彻底缓和下来。

天气越来越冷，沐如岚来M国后的第一场雪飘下，冬天终于到了。

沐如森和沐如霖在圣彼得安当了两个月的交换生，在圣诞节前几天回了K市。

白帝学院一年到头只在圣诞节放假，已经逃课许多次的沐如岚干脆决定，圣诞节后收拾包袱回国过年去。

圣诞节这天外面很热闹。墨谦人没说今天要过来，沐如岚被一帮女同学拉着一起去玩了。

天空飘着白雪，屋顶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大大小小的圣诞树，七彩的小灯在树上闪烁着，十分漂亮。

女孩子出门无非就是逛商场买东西，沐如岚不感兴趣，很快就脱离了队伍，一个人在街边慢悠悠地走着。她穿着白色的连帽大衣，围着红色的围巾，戴着厚厚的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她的眼眸微微弯着，鼻头有点红，明明眼前没什么值得开心的事，眼中却含着笑意。

她买了很多糖，看到小孩子就送给他们，不知不觉就跟一群小孩玩在了一起。她摔在厚厚的积雪上，笑声几乎要从围巾里逸出来，忽然视线被什么吸引住了。

那是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双手插在衣兜里，身材挺拔颀长，气质清冷淡漠，黑色的碎发打理得很服帖。他从马路那边缓缓而来，每一步似乎都踩在人的心尖上。

沐如岚怔了下，随后眼眸弯成迷人的月牙，就那么坐在雪地上看着他朝自己走近，然后伸出手，要他把自己拉起来。

孩子们都眨巴着大眼睛，站在原地不敢造次，好像知道那男人很厉害、很危险似的。

墨谦人沉默地看了坐在雪地上等着他拉的女人几秒，伸出手。两人的手才刚握住，沐如岚便奸计得逞地咧了咧嘴，用力拉了一把。

墨谦人对沐如岚从来没有防备，猝不及防之下被扯得摔了下去，压在了沐如岚身上。好在他动作迅速，用手撑在了雪地上，要不然沐如岚就得自食其果，尝尝被一个身高一米八七的男人的全部重量压一压的苦果了。

旁边一群小孩子立刻伸出小手捂住眼睛，又从指缝里偷偷地看。

沐如岚躺在雪地上笑眯眯的，伸手扯了扯身上的男人藏在大衣里面、跟她的一模一样的红色围巾，这是在K市那会儿她送的情侣围巾。

这种姿势很暧昧，还是在大街上，好像应该起来了。

也许是夜空太明亮，也许是她的眼眸太美丽，也可能是他太想她了，他不由得微微低头，吻上了那双唇。

没有羞耻心的女变态伸出手勾住他的脖子，热情地回应着。旁边的小孩子们嘻嘻笑出声，继续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看。

天空忽然绽开一朵朵灿烂美丽的烟花，沐如岚不专心地睁开眼，琉璃般清澈美丽的眼眸中倒映出那些灿烂的色彩。她想起墨谦人送她的那些用各色翡翠做的礼物，一个个小小的沐如岚，比烟花还要漂亮几分。

唇上被咬了一口，沐如岚眨了眨眼：“为什么咬我？”

“……”墨谦人神色淡漠，把她拉了起来。

两人看了会儿烟花，沐如岚伸出手：“圣诞礼物呢？”

墨谦人伸出两只手：“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是什么？”

“自由。”

“右手呢？”

“婚戒。”

左手自由，右手婚戒。

烟花在头顶灿烂地绽放着，小孩子们还在好奇地盯着两人看。

沐如岚看着墨谦人，指了指左手：“选了右手，就会失去左手吗？”

墨谦人从后面抱着她，声音在烟花灿烂中轻轻响起：“如果选择右手，你会知道会有多少人注意着你吗？”

有些保护，和监视相似。如果沐如岚成为墨家的人，那么她在国内就会被保护墨家之人的某些特殊成员展开保护网保护起来，在M国这边就会被FBI、CIA等多多少少地关注着。也就是说，沐如岚要远离她的人偶，远离犯罪，远离任何不正常的东西，否则很容易暴露她的不正常。

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墨家太特殊，墨谦人也太特殊，而沐如岚本身，也太特殊。

沐如岚没有说话，微微敛眸，看着自己的脚丫子。这一点，确实有点难办。重来一次，她并没有想刻意去挑战法律，只是总有些没有教养的人来冒犯她、招惹她。在这种情况下，对她来说，最正常的反应莫过于让对方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被人监视一样地保护着，日子似乎也会变得无趣起来……

所以，她应该跟墨谦人结婚吗？

左手还是右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墨谦人把她微微搂紧，让她的背脊更贴近他的胸膛，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

头上的烟花把夜空点缀得七彩斑斓。

他没有失望，原本也没有希望立即得到答案，他只是提前告诉沐如岚可能得到的和可能失去的。

没有谁的人生能够完美地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走下去，就连被线牵着走的人偶也可能因为脱落的螺丝钉而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精神病态者的感情中枢与正常人不同，沐如岚是精神病态者中的特例，但是大体上的情况不会有太大不同，她或许可以很轻松愉快地接受他的求婚，但是她不一定想

到了后果，因为大部分时候，精神病态者都只看重即时所得。以自我为中心自私任性，又不容被冒犯丝毫的精神病态者，说“我爱你”就像说“给我一杯咖啡”一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左手，还是右手？

这是一个难题。

飞机在厚厚的白云上划过一道痕迹，在圣诞节过后的第三天清晨，时隔半年多，沐如岚终于回到了K市。

实际上她应该去港城才对，毕竟柯家才算是她的家。此时的K市，沐震阳和柯婉晴都已失踪，沐家早就不存在了。可是，这里还有她的两个弟弟，还有那些期待着她回来的人。

“岚岚！”

沐如岚刚刚走出来，还未看清人，就被抱了个满怀。

“岚岚，岚岚，岚岚！”太史娘子抱着沐如岚，激动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欢迎回来，会长大人。”礼申笑眯眯地说着，伸出手把黏在沐如岚身上的太史娘子给撕了下来，“你快把会长大人给闷坏了。”太史娘子比沐如岚高，这么一扑，直接把沐如岚的脸给埋在她胸上了。

太史娘子不肯撒手，抱着沐如岚的胳膊，激动得不行。她身上还穿着鑒斯兰学院的校服，今天是要去上课的。

“早知道就不告诉你了，身为会长，竟然逃课了吗？”话是这么说，沐如岚话里的无奈却更多一些。她用脚指头想都能知道会长办公室的情形，必然是礼申在那边帮她批文件，她在一旁吃东西还嫌无聊，礼申真是把她宠坏了。

太史娘子立即喊冤，表示自从走马上任后，自己天天尽职尽责、不辞劳苦地守护着鑒斯兰学院，完全无视了礼申的满头黑线和沐如岚的无语。

“说起来，岚岚，那个谁呢？”

“谦人吗？”

“对对对！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太史娘子觉得，一个男人拥有这样一个女人，还不得恨不得把她拴在裤腰上，到哪儿都带着啊！

“他还有事要处理，过几天才回来。”

礼申把沐如岚的行李放进后备厢，沐如岚和太史娘子坐在后座，礼申在前面开车。沐如岚念及今天鑒斯兰学院还要上课，就跟太史娘子说了声，没告诉段尧，也没告诉沐如森他们，省得他们都逃课来接机，她回来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太史娘子在把沐如岚送回沐家的房子前，先带她去楼兰阁吃东西。经理和老店员们看到沐如岚皆是一阵惊喜，不用沐如岚点菜，厨房就忙活起来。

“说起来，有好一阵子联系不到裴扬了呢。”沐如岚喝了口橙汁。她记得距离上一次见到刘裴扬将近一年了，那孩子之前跟沐如岚经常联系，不过近半年来却几乎没有联系。

太史娘子的表情顿时变得纠结起来，只好看向万能的竹马。

“这个……”礼申伸出食指挠了挠脸颊。

太史娘子一看他这个动作，就知道这家伙又要编什么东西了。

“嗯？裴扬出什么事了吗？”

“会长大人，我觉得，他的事还是让他自己跟你说吧。”礼申苦着一张脸，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编。左边是刘裴扬，右边是段尧，段尧先让刘裴扬付出感情吊住段钰，然后才告诉刘裴扬这是任务，最后让刘裴扬捅了段钰一刀后又把他给卖了。这种事，他能说吗？他自己都快被绕晕了。

这些事听完，谁都会觉得段尧是个人渣，不过那家伙再渣也是他们的老大，要不然刘裴扬也不会都这样了还跟着段尧回来。但是刘裴扬这事，他没办法用三言两语概括，实在太纠结了。

沐如岚不知道刘裴扬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看礼申的表情，似乎很严重。

吃过饭，礼申便送沐如岚回了沐家别墅。这套房子里现在住着沐如森和沐如霖，柯婉晴和沐震阳的影子已经从里面彻底消失了，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

她的屋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走到橱窗前，看到里面摆放着一个个可爱的人偶，她唇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嘿！希望你们不会再有被送出去的机会，我可是很喜欢你们的哦！”

沐如岚进浴室洗了个澡，然后躺在床上睡了几个小时。

她醒来的时候外面天已经暗了，窗户开着，寒风呼呼地闯进来，吹得纱帘高高地飘荡着。

沐如岚起身去关窗户，看到铁门外站着个人。他背靠着铁门边上的墙壁，双手置于身后，微微垂着脑袋，露出纤细白皙的一小块脖颈。

沐如岚眨眨眼，换了衣服，穿上大衣外套走下楼。她打开客厅的灯，然后走出院子。对方似乎在发呆，沐如岚喊他的时候他一副吓了一跳的样子。

“裴扬？”

刘裴扬猛地扭过脑袋，随后看着沐如岚笑了笑：“岚岚。”

沐如岚把铁门打开，让刘裴扬进来，领着他进了客厅，打量着他。刘裴扬变化很大，不管是内还是外。一直以来都十分爱美又自恋的少年瘦了许多，显得更加单薄了，下巴也尖了，整个人有些死气沉沉的。

沐如岚给他泡了杯热茶，然后去翻了翻冰箱，只找到几个鸡蛋和几包方便面，也